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抗日战争

ZHHONGGUO
XIANDAI JUNSHI
WENXUE CONGSHU

叱咤风云

王林◎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第二辑:抗日战争)

叱咤风云

王 林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叱咤风云/王林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5 (2009.1修订)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抗日战争/黎白主编)

ISBN 978-7-80171-304-9

I.叱…

II.王…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159 号

叱咤风云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341 千字

2009 年 1 月修订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71-304-9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反映西安事变的历史小说。它描写了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法宝,争取了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掀起了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主人公是流亡关内的东北青年白山、洪燕等。小说生动地描绘了他们从“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到西安事变风暴中的战斗历程。他们有生离死别的苦难,也有梦幻一般邂逅相逢的欢乐。他们热爱东北家乡故土,更渴望革命斗争。他们像乌云密布中的海燕,迎着祖国解放的暴风雨高歌翱翔。作者以亲身经历为基础,运用丰富的史料,对当年那种风云变幻的描写,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小说以较多的笔墨表现了周恩来同志在主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丰功伟绩和他的光辉形象。书中写到的其它历史人物张学良、杨虎城等亦栩栩如生。这是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军民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不惜赴汤蹈火的赞歌。

一九三五年，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四年，一个初夏的黄昏，山海关外的长城脚下，一堆堆烈火围着山庄在燃烧。从火光里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出，火堆后面布满了弯弯曲曲的简易工事。工事里站着头戴钢盔、身穿黄军装的日本关东军讨伐队。他们架着歪把子轻机关枪，端着“三八”大盖，虎视眈眈地注视着火堆里的开阔地，准备随时歼灭被围困在里面的一支抗日游击队。

这座被鬼子炮火袭击过的山庄，房倒屋塌，硝烟缭绕，断垣残壁中间人影在穿来穿去，有的首里紧紧地握着枪支、手榴弹；有的提着歪把子机关枪，准备找机会突围。

一个矮墩墩、套撒着连鬓胡须的人，把手里的驳壳枪朝天空一举，膛音很重地喊道：

“弟兄们！”

紧紧握着武器的人们一齐聚拢过来。

矮墩墩的人满口山东腔说道：

“弟兄们义气，捧掩扛大旗打小鬼子，可是兄弟能耐不大，叫弟兄们吃了亏，有的被打散，有的流血牺牲。今天本想领着大伙穿过封锁线，冲到长城脚下爬豁口子进关，不料想又被小鬼子围困在这座山庄里。弟兄们甭着急，甭埋怨，俺姓丁的总得对得起大伙。俺马上就带着机关枪班打头阵突围。枪子儿碰到脑袋上，无非是钻个窟窿眼儿，那咱们就下辈子再上山聚义！”

黑影里又冲出一个瘦高个人影，满嘴的东北口音，微微有点儿气喘地说道：

“大队长，同志们，我刚跟侦察班爬近火堆探了探，不像远远地看着那样不能突破。古人使用过火牛阵冲锋，咱们今天用火牛阵突围。火牛身上再拴上手榴弹，把小鬼子的火堆和火力点冲散冲乱，咱们就趁机冲出去！”

游击队员们立刻惊喜交加，纷纷议论道：

“用火牛阵突围，好！”

“还拴上手榴弹，妙！”

“还是自主任有高招儿！”

矮墩墩的大队长，喜欢得连鬓胡须都耷撒起来了，转身向瘦高的自主任说道：

“老白，你究竟喝过墨水，到节骨眼儿上真有两下子，好，今天晚上突围，听你的！”

瘦高个子叫白山，是共产党员，可是在这股东北抗日游击大队里并没有公开自己的政治身份。“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可耻的不抵抗政策，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国“武装群众，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从那时起，白山就由满洲局派到辽西、热河发动群众抗日。他到了辽西，争取得这股绿林弟兄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他在队里担任政治主任。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爆发，他们游击到长城附近侧击日军。不料国民党政府跟日本签定《塘沽协定》，出卖了长城抗战。他们就地坚持两年，最后弹尽粮绝，白山和丁队长想拉着队伍爬长城进关，却在这个山庄被鬼子讨伐队包围了。鬼子经过一整天的进攻，攻打不下，傍晚又增兵构筑工事，燃起火堆封锁村里的游击队，准备天明发起总攻，血洗这个山庄。丁队长想自己打头阵，孤注一掷冲一下子，冲不出去也可以算条英雄好汉。此刻他听白山提出了火牛突围方案，又充满了胜利信心，满意地接受白山的主张，兴奋地说道：

“那咱们就赶快找老百姓牵牛、泼煤油吧！”

白山沉着地回答道：

“老百姓也都看出小鬼子明天要下毒手，我说用火牛阵往外冲，他们也非常赞成，说留着这些牲口也是给小鬼子用，叫我们拉着走。我也叫侦察班收集煤油去了。”

队长更加兴奋地说：“好！”转身吩咐左右道：

“各分队派人找侦察班，拉牲口拴手榴弹！”

不一回，各分队拉来一头头大犄角牛和驴、骡，往牲口脖子和尾巴上拴手榴弹、泼煤油。村头上摆列出煤油味儿呛鼻子的黑影子。丁队长走近白山悄悄问道：

“开始吗？”

“先等一等！”白山回身说道：“手榴弹都是用绳子拴的，火一烧就断。来不及再找铁丝，就不要先点火，用刺刀赶着牲口朝火堆冲！”

队长点头会意，转身向全体队员发布了命令：

“不要点火，先撒开缰绳，用刺刀猛刺，赶着牲口朝火堆冲！”

说时迟，那时快，黑影里的牲口立刻朝火堆发狂地窜去了。

伏在火堆封锁线外简易工事里的鬼子，以为山庄里的游击队冲出来了，慌忙开足火力拦腰扫射。身上带着煤油和手榴弹的牲口，有的冲到火堆旁中弹栽倒，有的窜过火堆冲入日军阵地，变成一团火狂奔乱蹿，一片手榴弹的爆炸声。鬼子阵地立刻乱作一团。游击队趁这有利时机，发动了冲锋。战士们有的端着机关枪冲锋，有的冲入敌阵怒吼着拚刺刀，很快就杀出一条血路，突出了敌人的火力封锁线。等到敌人重新整理起队伍来追击时，他们已经隐没在黑茫茫的山沟里了。

群众突围以后，热土难离，携眷带口往附近山沟里找个隐藏地方躲避起来了。游击队趁夜色茫茫顺山沟奔驰了几十里，脱离开日军的威胁。他们来到一处有潺潺流水的山涧，天已微明，队长下令就地休息和造饭。白山往各分队巡视，查点了人数，对伤员进行了安排。他回到大队部所在地，在一块石头上坐下，突然听见鼾声如雷，转身一看，只见丁队长斜倚着岩石睡着了。

战士们吃饭后继续前进。他们防备敌人跟踪追击，就专找荒山密林、绝崖峭壁行走。沿途虽然也还有三五家尚未被敌人赶去“归屯并户”的人家可供休整，但是他们进关心切，一路马不停蹄，迅速向前奔走，一直走到夕阳西下。丁队长和白山研究了情况，等到夜色降临，派出前卫部队从豁口上了长城，一部分担任警戒，一部分探路。接着全体队员就悄悄地攀上长城，一点儿也没有被龟缩在烽火台营房里的敌人察觉。再一下城墙，就是渴望已久的关里天地了，一个个游击队员都情不自禁地嚷道：“可进关啦！”

“可不再受小鬼子的气啦！”

丁队长望着长城南的茫茫夜色，突然回转身，不服气地拍拍胸脯说道：

“小鬼子，告诉你，俺们可不是叫你们打败逃进关里的！是好汉，你们等着，俺姓丁的早晚有一天还要打回来！”

战士们也都跟着队长转回身，遥望着东北的大好河山，难舍难离，刚才还在嚷嚷“可进关啦”的队员，马上又反问自己：“把爹娘扔下不管啦？！”

有的战士弯身抓把关外的黑土带在身上留做纪念，有的拔起野花、野草，高高举着说道：

“东北的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中国的，小鬼子，你们只能疯狂一时，我们早晚要回来跟你们算总账！”

白山默默地望着夜色茫茫中的大好河山，自言自语地说道：

“国民党节节退让，使我们东北三千万同胞全都成了亡国奴！中国工农红军呀，你们在哪里？仍然在江西被国民党‘围剿’吗？内战何时才能停止，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何时才能收回？……”

就在这支抗日游击队越过长城进入冀东山区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主任何应钦，

跟日本驻华北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了比《塘沽协定》更无耻的《何梅协定》。他在完成这项卖国交易以后，立即向蒋介石做了报告，受到蒋介石的赞许和慰勉。当他正在怀仁堂办公室里躊躇满志的时候，值班参谋毕恭毕敬地进来报告：

“有流寇一股，约百人上下，枪械破烂不堪，自称‘辽西抗日救国游击大队’，偷越长城进入冀东‘非战区’，恣意宣传仇日抗日，并就地筹款征粮。日方又提出紧急抗议，……”

胖得滚圆的何应钦，一向以儒将自许，待人接物装得温文典雅，今天却一反常态，凶相毕露地说道：

“什么抗日救国？纯系共匪借抗日救国之名，行祸国殃民之实！”考虑片刻，就向立正站在面前的值班参谋吩咐道：“把参谋长请来！”

游击队进入关内，在平谷县杏林沟的一个山庄驻下，白山就带着侦察员小刘，乔装成办山货的商人，向北平城出发了。他的第一步计划，是以接洽游击队的给养问题去找“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去年，这个组织曾经派了一位叫赵丰的代表到关外跟他们联系过，并且给过经济支援。他还想通过赵丰试探着找寻党的地下组织。

他们雇了两头赶脚的山驴，踏着崎岖的山涧小路直奔北平。当天出了山，第二天上午赶到东直门，在门洞里经过警察的检查，平安地进了东直门，正想找个小饭馆打尖，迎面飞来一个骑自行车的，沿途喊叫：

“北平《实报》！北平《实报》，重要新闻！……”：

白山招手叫住报贩，取零钱买了份《实报》，展开一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行黑体通栏大字标题：“中央国民政府《睦邻令》”

白山急忙往下看，这些字句特别刺眼：

“我国当前，……睦邻尤为要着。……对于友邦，……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兹特重申禁令，仰各切实遵守，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白山一看这道《睦邻令》，就感到国民党对抗日人民杀气腾腾。于是打发侦察员小刘先回杏林沟，要丁队长提高警惕，提防任何部队借这道《睦邻令》火并游击队。并且吩咐小刘见到丁队长以后，就回北平城，每日黄昏在前门箭楼的门洞里碰头。

打发小刘走了以后，白山就到西城“奉天会馆”去找“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奉天会馆”是个中国老式的四合院子，门楼高高的，古色古香。“奉天会馆”四个大字镶金横匾，已经乌黑，会馆大门里传达室旁，有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在生煤球炉子。白山迈进高门槛上前问道：

“借光老大爷，‘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这疙瘩办公吗？”

老头吃惊地抬起头来，打量打量白山，回答道：

“不知道，没听说过。”

白山看出老头面带惊慌之色，说话也吞吞吐吐，顾虑重重的样子，估计他心里有话不肯明说，又试探着问道：“赵丰先生住在这疙瘩吗？”

老头突然睁大眼睛警惕地朝大门外望望，回身向白山一挥手说道：

“赶快走你的，再晚一步就要吃官司！”

白山一怔，知道这里出了事，连忙离开会馆钻了小胡同。此后几天，白山又向别处打听，知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已经被北平军分会查封，赵丰也下落不明。他来的希望完全落空了，只好找个公寓赁间小房住下，每天黄昏到前门箭楼下去等侦察员小刘，看看游击队有变化没有。他一连去了五、六天，也没有见到小刘的影子，急得他成天坐立不安，夜不成眠，最后决定回杏林沟看看去。

第二天清晨，白山到东直门雇了匹脚驴，顺原路奔平谷县而去。转天傍晚午，进入杏林沟，见那山庄上冷冷清清的，好像没有驻扎任何队伍。白山正在诧异不安，跑过来一群儿童，他们认识白山的，就问道：“白主任，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啦？”白山更一惊，回问道：“他们往哪里去啦？”儿童们天真地争着说道：“嘿，你怎么不知道呢，他们开走啦！”

白山还以为队伍往哪里开拔了，便去找曾经拜访过的村长。村长正站在家门口，见白山匆匆走来，满脸笑意地迎着，打招呼道：“白主任，你们到西边改编得怎样啦？”白山一听“改编”，意识到队伍出了意外，赶快顺口掩饰道：“我上北平办事去啦，没想到他们开拔得这么快！”

村长把白山让进家里，端来烟管递上烟袋，说道：

“白主任在关外许是不知道，《塘沽协定》以后，我们冀东二十二县成了‘非战区’，由地方保安队维持地面，不许中国军队开进来，更不许驻扎反日抗日的队伍。前些天有一股东北义勇军，从关外爬长城进来，惹得日本提出抗议，吓得老蒋叫何应钦赶快赔礼道歉。你们也是东北抗日军，驻在这里，岂不是也要惹得日本抗议，所以来了个什么北平军分会的联络参谋，把你们那伙人调出‘非战区’到牛栏山那一带改编去啦。”

白山心跳得很厉害，却不得不装出笑容，说道：“好，谢谢村长！”白山忘掉饥饿，走出村长家，雇匹脚驴，直奔牛栏山而去。

牛栏山是山区一个大镇子，白山骑着小驴赶到后，天色已黑，便住了小店。他时时刻刻保持警惕，模仿着平谷山区的口音，自称是杏林沟的小学教员，有个兄弟不辞而别，跟着东北义勇军往西开拔了，父母不放心，他赶来打听兄弟的去处。店主胖得脸上冒油，光着膀子，肩膀头上搭着长长的一条毛巾；毛茸茸的胸脯上流着大汗，肚子鼓起着像抱着个大西瓜。此人是个黑白两道、神通广大的地头蛇。南来北往的旅客住店，他很爱打听闲事，耳朵也特别尖。他听着白山是平谷山区口音，就神秘地、讨好地说道：“别再打听啦！幸亏碰到我，要是碰到他们，就要叫你吃官司！”白山装不明白，故作吃惊，悄悄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呀？”“怎么回事？哼，你说的那股义勇军，开到了西边十三陵的山沟，就被早布满在那里的中央军包围住消灭了。这帮东北胡子还真是干家，硬是不缴枪。子弹打光啦，抡枪把子跟中央军拚，真有种，真有种！”

白山这才弄清楚游击队队友们的命运。他心情沉重，但还得强作镇定地问道：“都被打死啦？”

“都打死了没有，我没有亲眼见。反正那条山沟仍在戒严，许进不许出。你要是找去，准落个‘肉包子打狗——有去的没回的’！”白山眼前一黑，真想大哭一场，但仍然克制着内心的激愤，掩饰道：

“我回家可怎么给老人说呢？！”

“就说开到西边很好，哄得老人放心就算啦！”

白山怕小店人来人往，情况复杂，不敢再多追问，又到街上打听了一遭，人们说的也都和店主说的一样。他痛苦和懊悔得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一早只好雇头小驴仍赶回北平去了。

二

白山回到北平，赁了公寓住下。他回忆起长城外的枪林弹雨生活，回忆起游击队战友们那种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他们没有死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竟然被国民党的屠刀杀害了！真是气得他心脏都要爆炸了。

现在，他和党组织既失去了联系，环境又这般险恶，怎么办呢？他每天到北京图书馆去看报，想从各地报纸上找出中央红军到达的地点，准备前去投奔，拿起枪杆子干一场，才解心头之恨！但是报纸上透露的消息互相矛盾，有时说红军到四川境地，有时又说，转回云南、贵州了。

这一天，白山从北京图书馆出来，进了北海公园，找个清静的角落坐了下来。他在沉思，考虑如何找到党；如何重新组织起队伍来打回东北去，或者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他忘掉饥饿，忘掉时间，直到黄昏，还坐在五龙亭的红漆宽栏杆上沉思，忽然听见水边柳荫下传来仿佛女人哭泣的声音，不觉一惊，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站起来走近一看，并不是哭泣，而是两个女学生唱歌，一个在教，一个在学唱，声音虽不大，但入耳清晰；苍凉之中含有悲壮的气氛：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天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
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在一堂？！

白山听着钻心的歌声，心头一阵酸楚，不由得泪水流了下来。这两个女青年，在薄暮中的柳树下，对着湖水站着，从背面的轮廓上看，唱歌的清瘦细高，穿着天蓝色“阴丹士林”布的旗袍，两条大黑辫子特别使人注目；学唱的中等身材，穿着玉白色的短褂，深绿色的长裙子，头发黑黑的，体型丰满。从那微带颤抖的歌声中可以听出，她们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

白山为这思念东北故乡的歌声所吸引，再一听，忽然觉得这歌声有些熟悉，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见过似的，究竟在什么地方听见过呢？他用力地思索着。这时，那个学唱的女青年说：

“燕姐，再多教我几遍吧，我唱得还不熟！”

“燕姐”，一个多么耳熟的名字呀！白山的心弦被拨动了一下。这时，被称为燕姐的女青年天真活泼地晃一晃她那两条大黑辫子，同意地说：

“好，再唱几遍！”

两个女青年的歌声又响了起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白山听着这熟悉、亲切的歌声，凝眸细看那教唱的女青年，差一点儿要惊叫起来了。她竟是“九一八”事变前他在松花县乡村师范学校教书时的学生洪燕！

“九一八”事变前，白山在松花江畔的松花县，以乡村师范学校语文教师为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这个学校有一名女生名叫洪燕，她不但品学兼优，而且颇有艺术天才，尤其喜欢唱歌。她唱《东北地方好》这首民歌顶是拿手。学校开游艺会时，啦啦队总要一遍又一遍地啦啦她：“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白山发现她有这个特长，就叫她联络同学，成立歌咏队。洪燕很快就组织了个歌咏队，一个星期天，他们到松花江的沙滩上练歌唱。忽然间，阴云密布，白山看着松花江上的飞燕迎着暴风雨翱翔，情不自禁地朗诵起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来。白山朗诵完了，洪燕那富于表情的大眼睛一亮，兴奋地问同学们道：

“咱们的歌咏队起名叫‘海燕歌咏队’好不好啊？”

同学们都热烈地赞成道：“好！好！”

于是这个以洪燕为首的歌咏队，就正式命名为海燕歌咏队，并且逐渐扩大到全校各班。白山见她接受革命思想快，又有组织能力，经过了几次斗争锻炼，便介绍她参加了共产党。

松花县乡师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工作开展得很快，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有一天，白山在校园跟一个教师谈话，洪燕气喘嘘嘘地跑来报告：

“军队警察包围了学校，来头不对，白老师赶快躲一躲吧！”

白山一愣，洪燕接着说道：

“你跟我来，从女宿舍翻墙过去，先到我家避一避，看看是咋回事，晚上我回家时再把情况告诉你。”

白山转身跟着洪燕从女生宿舍翻墙出校，穿着小胡同到了洪燕家。洪燕的父亲一听国民党军队警察包围乡师的情况，赶快把白山掩藏了起来。

晚上洪燕回到家，告诉白山说：

“军警包围了学校，县党部的人就公开点白老师的名字向校方要人。校长领着他们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就把全体教职员和学生都召集起来，叫一个鬼头蛤蟆眼的人挨个认。这个人好像认识你。”

白山听了这个人的长相，立刻气愤填胸地骂道：

“啊，这小子叛变了！”

洪燕赶快叫父亲筹备一些盘川，连夜护送着白山从城墙的一个豁口溜出县城。白山逃到沈阳找到满洲局报告，正赶上“九一八”事变。

事变后不久，满洲局便派他到辽西区发动群众拉抗日游击队。为了发动群众，他把洪燕唱得最拿手的《东北地方好》的小调旧谱填上抗日新词，教群众唱。词虽然变了，旋律没有变。

白山一听到这个小调，就禁不住联想起洪燕来。

此刻，白山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没有马上上前跟洪燕打招呼，他想：

“一晃，分别四、五年了，又是东北沦亡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大动乱的年月，鬼子烧杀、抢

掠、讨伐、清乡，有些同志英勇地牺牲了，可也有的人当了无耻的汉奸。她已经多年没有消息，还不知道谁究竟怎么样呢？！”但他又想：“她既然喜欢唱这样一首怀念东北故乡的歌子，又唱得那么动感情，又想起洪燕过去的种种表现，他相信她决不会有坏的变化。”他的脚又向前挪动起来。

面向湖水唱歌的两个女青年仿佛觉得有人在背后偷听，警惕地转过了身，一看是个穿着中式裤褂、胡子拉碴、面容憔悴、个子高高的男子，又不约而同地都转回去。洪燕忽然心里一怔，连忙转头瞪大眼睛朝着白山张望起来。

白山正凝神定睛地望着她，两个人的目光一接触，都恨不得一下子冲过去。但他们谁都没有动。相对望了好一阵，洪燕冲口喊道：“啊，白老师！”“洪燕！”“哎呀，真没想到能在这疙瘩见到你！……”她眼里已经饱含泪水。“是啊，我也万想不到……”两个人却又沉默，相对无言了。

洪燕忽然发现女伴拧着身子看白山，就赶忙拉过女伴来介绍道：“玉琴，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白山老师，真没想到，会在这疙瘩碰见！”洪燕说到这里，忽然又想起也应当向白山介绍自己的女伴，于是又转身一指说：

“白老师，她是我往关里逃难时在火车上认识的难友韩玉琴，她现在在东北大学读书。”

白山仔细看了看韩玉琴，点了点头。韩玉琴的丰满敦实的体形，不仅跟洪燕的细高身材形成对照，而且那圆圆的大脸也跟洪燕的瓜子脸盘形成对照，只是脸色都一样白，眼睛都很明亮，闪闪发光。韩玉琴平日常听见洪燕念叨白山，今天真的见到了，也很高兴。白山光着头，两腮塌陷，胡子拉碴的不修边幅；但是气宇轩昂，风度翩翩，一表非凡。她禁不住亲切地说道：“白先生，洪燕姐总是提到你，还夸奖你，真是久仰了！”白山嘴里重复着：“岂敢！岂敢！……”下面却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他从来没有这般窘过。这时洪燕又热情地问道：

“住在哪疙瘩啦？不常来北海吗？咋今天才在这疙瘩碰见？”

韩玉琴觉得洪燕是那样高兴、那样激动。虽然称“老师”，可是她早从洪燕嘴里知道他们之间不是一般师生的感情。于是她神秘地向洪燕挤挤眼，说道：

“你们分别多年，今天好不容易碰到一起，在这疙瘩多唠唠吧，我先回学校啦。”洪燕不好意思地拉住她说：“忙啥？一块堆谈谈吧！”韩玉琴机灵地一挣扎，笑笑说：“不啦！”扭身就跑了。洪燕一边追一边说：“你看你！你看你！”追不上才挥手跟她告别。洪燕回到白山身边。两个人都觉得这次奇遇像是做梦。

夜色笼罩着大地，湖面映着几盏路灯闪闪放光。洪燕那沉郁的眼睛像湖水一般地望着白山，白山强制着卜卜的心跳，拉起洪燕的手说道：“来，椅子上坐坐！”

洪燕同白山并肩坐在水边椅子上，两颗心怦怦跳动，默默无语。几年来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多少离情别绪，一下从何说起？他们坐了好久，洪燕像当年向老师汇报似的，倾诉起分别这几年的遭遇和相思之情。

原来白山离开学校后，洪燕还在家乡参加了抗日武装。后来日寇占领了松花县城，他们的队伍被打散了，洪燕不甘心当亡国奴，化装难民逃离家乡到北平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查封后，她由一个同乡介绍到鼓楼东净土寺小学当教员。因为她在学校里教学生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被校长叫去谈话，要她“识时务”，不仅不准再教学生唱那种“挑拨”中日“恶感”的歌曲，还要她宣传《睦邻令》。洪燕辞职不干，从此失了业。许多东北流亡青年同情她，又喜欢听她唱这首怀念故乡的歌曲，就围绕着她形成了个小圈子，刚才一起唱歌的韩玉琴，就是其中的一个，也是这个小圈子的核心人物。

白山听了洪燕的倾诉，也把自己这几年的战斗经历和遭遇告诉了她。他对失去战友的痛苦和对时局的忧愤，强烈地感染了洪燕。洪燕抬起头，忧郁地看着白山那消瘦的面颊，说道：“你可瘦多啦！”这话里带着一种少女所特有的关切和怜爱。白山问道：“是不是显得很老苍？”洪燕欣赏似地看着他，却忍不住嚤嚤笑了起来。“你看你那胡子！”“胡子怎么啦？”洪燕笑而不答。

白山摸了一下自己的下巴，这才明白过来：自从来北平以后，事事不如意，哪还有心思刮胡子！如今长得这么长。他尴尬地笑了一下。洪燕却收起笑容，无限感慨地说道：

“你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你在乡师的时候，多么潇洒、诙谐，说说笑笑，好像天下的事情不

在话下似的。如今,我看你完全像行吟泽畔的诗人屈原了。‘九一八’啊,把我们东北人的青春和欢乐都夺去啦!”

白山点点头,看着洪燕说道:“这四、五年来,你也显得深沉、老练得多啦!”洪燕沉默很久,感叹道:“这种年月,能不叫人忧郁吗?!”

白山向她靠近一些,用哀怜的眼神安慰着她。洪燕感到亲切,一股暖流充满全身,久别重逢的情感,像潮水一般涌上心头。她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们在松花县发动抗日救国运动时,多么渴望有你这样一个领导人呀!斗争中遇到困难,我时时都想:有你在一起多好呀!特别是有一回,我因为发高烧,没能跟着队伍上山,留在家里,日寇汉奸清乡查户口,叛徒领着抓人,整个松花县城变成了血腥世界。在那个时候,我一想到你常说的:‘要当暴风雨前的海燕,不要像企鹅畏缩在崖石底下!’立刻精神抖擞,有了信心和勇气。进关以后,虽然不那么紧张、恐怖了,却又成天木痴痴的,光觉得空虚、寂寞,心想在北平能碰见你才好呢!”

白山抓住洪燕的手拍拍,安慰说:“这不碰见了么!”洪燕更靠近白山,说道:“是啊,忽然杳无音信,忽然又像童话似的碰到一起,真像做梦一样!”两个人幸福地沉浸在回忆里了。洪燕打破静默,接着说:“这些年来,虽然远隔千里,谁也不知道谁的下落,可是我总觉得我们的心始终跳在一起!”

白山把她的手攥得更紧,慢慢说道:“是啊,我只要一听到《东北地方好》小调的旋律,立刻就会想起你,就在关外那种紧张的战斗生活里,我也好多次梦见过你……”“你真的梦见过我,真的?”洪燕天真地追问。

“真的呀!”白山看着她那沉郁而深情的眼睛,又用力攥了攥她的手,慢慢说道:“在那紧张的战斗生活里,有时几天才能闭上眼睛睡一小会儿,但你却常来到我的梦中。有一次月色朦胧,跟日寇打上了白刃战。刀光剑影,双方厮杀在一起,一个女游击队员负伤倒了。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抱起她来突围。忽然听见她唤叫我‘白老师!’我仔细看时,原来是你,我又惊又喜,醒了,敢情是场梦!……”

洪燕没等白山说完就陶醉在白山的怀里了。她紧紧地拥抱着他,温柔地说道:“这就不用再做梦了吧?”白山也用力搂着洪燕,仍旧担心地答道:“我怕我们还是在做梦!……”

穿过柳枝透下来的月色,照在他们的脸上,使他们的脸更闪耀出青春的光芒。北海公园的深夜,万籁无声。湖水荡漾,被微风吹起的涟漪轻轻地拍击着堤岸。

一盘水银似的明月悄悄地从东转到南,又从南转到西边天空了。盛夏的夜晚,黎明前有点儿微凉,空气清新得沁人心脾。

东方天空发白了,栖居在树梢上的小鸟,首先为这对久别重逢的革命战友唱起清脆宛转的晨歌。等到林荫路上传出起早遛弯儿的游客鞋底子踏地的声音时,这对革命的战友才从现实和梦境里清醒过来。

洪燕挽着白山的手臂,情意缠绵地说道:

“咱们无家可归了,就自己成立一个家吧。公寓多么复杂,你不能再住下去;我们学校的单身宿舍也直逼我搬出。你先到理发店里刮刮胡子,咱们马上找房子去!”白山感激地回答道:“一切听从你的安排!”

高耸人云的北海琼岛的小白塔,已经迎着晨曦放光,这一对邂逅相遇的革命战友,手挽着手走出北海的北门,到对过什刹海的小摊上吃了早点,洪燕陪着白山到理发店刮了脸,就往什刹海周围转着看招租的小广告,他们在前海小胡同里看中一个跨院的单间小北屋,立刻交了房租,把房子租妥。白山帮着洪燕把东西从学校单身宿舍搬了过来。

安排好住处,他们又置办一套起伙做饭的家具,就像个家了。白山一心想着找组织,便通过洪燕利用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认识的一些熟人,作了多次努力,但始终没有找到党。

白山经洪燕的介绍,除认识了韩玉琴,又结交一批东北青年。这些不甘心在关外当亡国奴的青年,怀着满腔热血,来到关里,希望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万没想到国民党当局“宁赠外人,不予家奴”,对日寇如此屈辱,对人民如此镇压。他们大失所望,在无可奈何的困难情况下,有的投亲靠友,找个饭门;有的借钱继续上学,求得暂时有个栖身之处。他们都非常喜欢听洪燕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常常合着洪燕唱,通过这首歌曲抒发自己对故乡的怀恋,也通过这首歌曲呼出东北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愤慨。

同病相怜,同声相应,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聚集到白山和洪燕这儿来。白山同他们一起唱歌,也引导他们探讨怎样开展抗日救国、收复东北失地的斗争。白山在一时找不到组织的情况下,就想利用读书会的形式,先把这批青年团结起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为党扩大群众基础。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北平,所有进步书籍,差不多都遭禁止,买书是个很大困难。后来他们打听到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常常有被国民党当局查禁的左倾书籍出卖。方法是暂先围着书摊转着看旧书,待附近没有可疑的人监视时悄悄问书贩:“有新书吗?”如果他对你放心,就会回答你:“有。”告诉你价钱,双方心照不宣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他对你还不放心,而又要拉主顾做生意,就会回答说:“还没有。”你要懂行,就说:“请你给我寻一本×××吧。”他点点头回答:“试试看。”然后用心看着你,记住你的形象。你过几天再去,他就会把你需要的书卖给你。白山就用这种办法,试着去东安市场买书,果然有效。他从那里陆续买到了鲁迅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苏联小说《毁灭》、《铁流》、《被开垦的处女地》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书籍。后来还买到了一本《中国大革命史》。

读书会会员们的学习积极性很高,一本《中国大革命史》更开拓了他们革命救国的眼界,要求参加读书会的人骤然增加,一本不够传阅,白山便又去东安市场购买一册。这一回,他按成规暗号付过钱取了书,刚离开书摊,拿书的手腕子突然被人攥住了。白山吃惊地转脸一看,对方是个四方大脸,浓眉大眼的青年。他以为是密探绑架,但又发现对方胸前挂着白山黑水的东北大学校徽。这时,浓眉大眼的青年笑笑,粗声粗气地说道:

“那边小胡同里说说话去!”

白山怀疑这是一种“调虎离山计”,迅速扔掉手里刚买的《中国大革命史》,企图毁灭“证据”。浓眉大眼的青年一边拾书,一边笑着声明道:“你别怕,我是想向你借这本书去看看!”白山定睛看看这个青年,哭笑不得地说道:“你为啥来这一手呀?”浓眉大眼的青年顽皮地嘻嘻笑着解释道:

“我听说这些书摊卖带色的书,我挨摊去买,他们都说没有卖过。我说:‘你们都藏在柜台底下呢。’他们生了气,叫我到柜台底下翻。我不是官面上的人,咋敢翻呢。只好认倒霉。我也多了个心眼儿,远远地盯着,看看他们从柜台底下抽书卖不。刚才见你去了,一递钱,他们果然从柜台底下抽出书来给了你。我好奇,就要看看你买到了啥书。”

白山松口气,完全谅解地笑笑,问道:“你是哪学校的?”“东北大学,政经系的,叫于达。听口音,你也是咱们东北人呀!”白山点点头,又问道:“那你认识韩玉琴?”于达一瞪大眼珠子生气地说道:

“就是这个黄毛丫头骗得我好苦,我回去可得跟她算账去!她有带色的书总偷着看,我问她从哪里买到的,她说在东安市场书摊上,叫我自己去买。”

白山见于达天真直爽,十分可爱,当场把书借给了他,并鼓励他认真读一读。第二天,和洪燕同去找韩玉琴,问她为什么不吸收于达参加读书会。韩玉琴笑笑回答道:

“他倒是个挺豪爽的小伙子,可不是个读书用脑子的人!男生说他每天早晨摸着黑在操场

里练武术，举石锁，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关东大力士’。屁股后边还老是围着一伙子球迷。”白山更加感兴趣地说道：“这种人有群众，一带动一大帮子！”果然，后来他们吸收于达参加了读书会，围着他转的那群球迷，也都跟着阅读起进步书籍来。

有一天，白山和洪燕在月下转游到景山前的金水桥河畔，望了会儿水中角楼的倒影，洪燕情不由己地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白山随着哼哼，他心里觉得像回到了松花江畔，又看见一望无边的大豆高粱；回忆起自己在这种绿油油的青纱帐里打游击，在那深山密林里露天宿营。两个人像是唱歌，又像对话：

“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白山看看洪燕问：“哪年？”

洪燕看着白山问：“哪月？……”

两人再也唱不下去了。停了一会儿，白山突然说道：“这首歌曲好是好，可惜总像是在哭泣，战斗气氛不大够。”洪燕也说：“你这么一说，我也有同感。我每次唱这歌时，心里总充满了悲哀，觉得缺少一点鼓舞战斗的力量。”白山兴致勃勃地说道：

“咱们来编个战斗气氛足足的歌子，唱起来要像敲战鼓、吹冲锋号，让大家唱着这个歌子打回东北老家去！”洪燕兴奋地赞成说道：“那你先写个歌词，再想办法谱曲！”

白山和洪燕回到住处，就商量着写歌词，他们讨论来讨论去，你主张用这句，我觉得生硬。我提议改用另一句，你又认为太突兀。变换了不知多少次，总是不满意。正好于达骂骂咧咧地进来了：

“他妈拉巴子的，咱们东北人来到关里无人过问，成了一伙流浪汉！谈谈抗日救国都不行。”白山问他怎么回事。原来有个东北青年散发反对卖国条约的传单，被中央宪兵抓了。于达还说，“那个东北青年问特务头子蒋孝先：‘我爱国，不愿意中华民族亡给日本帝国主义，这算犯了啥罪？’蒋孝先翻着白眼珠一拍桌子说：‘爱国也能定成政治犯’，并且要把那青年关押起来。后来由学校出面，才算保了出来。”

白山听了非常气愤，说：“爱国也有罪，也可以定成政治犯！”于达走了以后，白山心潮起伏，立刻写出头两句歌词：“我们是一伙流浪汉，我们是一群‘爱国犯’！”接着和洪燕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终于编写出了一首歌词：

我们是一伙流浪汉，
我们是一群爱国犯！
家乡，家乡，一片沃野的家乡，
早成了倭寇的屠场；
自由，自由，救亡图存的自由，
已经被汉奸剥夺得丝毫没有！
看啊，全国的愤怒已到沸点，
全世界的解放浪潮正在狂卷；
同学们，
我们要掀起全国抗日的暴风，
我们要站在世界革命的先头，
冲啊，勇敢地往前冲！

第二天傍晚，白山和洪燕到东大平民夜校教室里找到于达和韩玉琴。夜校的学生都集中到礼堂学唱歌去了，教室里没有别人，他们就拿出新写的歌词，征求于达和韩玉琴的意见。

韩玉琴看了前两句就建议道：

“‘流浪汉’这词好。‘爱国犯’应该改为‘英雄汉’，表示咱们东北人在流浪中也充满抗日、收复东北故土的英雄气概！”

于达把大眼珠子一瞪反驳说：“‘爱国犯’这个名词新鲜，能充分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爱国有罪’的丑恶面貌，有浓厚的时代特色，不能改，可不能改！”

这当儿有个同学推门进来，他向白山和洪燕注视一眼，又转身走了。于达追着他嚷道：“老魏！老魏！回来，也提提意见！”白山带着疑问的神色看韩玉琴。韩玉琴告诉他说：

“他就是那个问咱们读书会是谁党派组织的魏方立。他是班代表，又是学生会常委，也是这个平民夜校的头头。他很喜欢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也喜欢看左倾书籍，有人说他在东北军也拉过抗日义勇军。”

白山正想认识这个魏方立，于达已经把他拽进屋里来了，并向白山挥手说道：“把歌词叫他看看，他可比我们有两下子！”韩玉琴也指着白山，向魏方立介绍道：“他叫白山，这个歌词是他新写的。他原来在东北教书，也是不甘心当亡国奴才逃进关的。”又指着洪燕逗趣地说：“是我这位好朋友的老师，也是她的‘黑漆板凳’！”

洪燕红着脸，举手要打她。魏方立接过白山递来的歌词，打量了白山一下。白山笑说道：“第一次尝试，请指教！”“不敢当！不敢当！”

魏方立拿着歌词，一口气看了两遍，思考半晌，才慢条斯理地夸奖道：“很好，很好，表现出了我们东北青年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愤慨，也表现出了我们要求抗日复土、愿作革命先锋的英雄气概，很好，很好！”于达却不服气地嚷道：“好个啥？连反对国民党不抵抗的口号都没有！”

魏方立又仔细地重新看了下歌词，回答道：“还是含蓄点儿好！”于达仍然坚持己见道：“不行，不行，太含蓄了谁懂呀，还是明喊出来痛快！”魏方立笑笑不表态。韩玉琴反驳于达道：

“太明显了谁敢公开唱呀？就是这样，恐怕还有人在背后说是带色的赤化歌曲！算了吧，不要弄得太露骨啦！”她又看看白山和洪燕，问：“歌名叫啥呢？”于达又抢口道：“就叫《我们进行曲》！”

大伙一听，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认为这名字好。魏方立说道：“就凭《我们进行曲》这首歌，我也得参加你们的读书会！”

这首歌词又通过读书会广泛征求意见，不几天，有的人抄录下来朗诵，有的人念着歌词随口哼哼起来，不久竟哼哼成一个公认的曲调，后来由洪燕用简谱记录下来，唱着流传开了。

国民党当局对于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的具体内容，绝对保密，只用“河北事件”已经得到“和平解决”的谎言欺骗群众。但是日本报纸却透露了华北的“特殊化”、“明朗化”，加上中央军的匆匆南撤和一批批亲日派大员接管平津和河北，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九一八”事变四周年纪念日又快到了，白山正想以读书会为基础，发动一次反对国民党当局对日不抵抗和签定《何梅协定》的爱国活动，作为对“九一八”的纪念。正在这个日子里，日文报纸《北支新闻》上，忽然登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已经长征到甘肃的消息。白山买了一份，急匆匆赶回家，把手里的报纸高高一举，非常兴奋地问洪燕道：“你看看，这是条啥新闻？”洪燕接过报纸，细细看了一下，也看懂了那上面的意思，说道：“中央‘赤军’已经突破蒋介石的重重包围，打到甘肃边境……”

白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连说道：“蒋介石的围剿阴谋破产啦！”洪燕补充道：“距离我们近啦！”她说完这句欣喜的话，突然一愣神，看看白山说道：“咱们的红军既然能够从江西打到甘肃，就能够从甘肃打到平津，打到咱们东北去！”

白山赞同地说：“你说得对！所以我一看到日本报纸上有这样一条新闻，就觉得有希望啦，立刻拿回来给你看！”洪燕那双深沉而富于表情的大眼睛突然格外明亮起来，她激动地连声说：

“我们有希望啦！有希望打回东北老家啦！……”

他们二人肩并肩，亲昵地靠在一起，无限兴奋地细看着报上夹杂在日文字母中间的汉字“朱、毛……中央赤军……”

洪燕忽然转脸看看白山，问道：“中国报纸一字不提，日本报纸为啥倒大肆宣传呢？”白山看完了报纸上的一条评论后，才慢慢回答说：

“评论上说，中央赤军打到甘肃，到中国大西北……对于日本在华北的既得权益是一种直接

威胁,他要煽动华北五省的军阀、政客赶快组织‘华北反共自治政府’。日本宣传这一消息,是为汉奸亲日派闹‘自治’制造空气,指方向。国民党报纸不敢透露,是怕民众知道了欢迎红军革他们的命!”洪燕两眼闪闪放光,更加兴奋地说道:“那么咱们得赶快传布这件重大的消息!”

白山也正是这样想的,于是二人赶快吃了午饭,就拿着这张日本报纸找于达、韩玉琴去了。于达、韩玉琴听到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肃省境的消息,也是乐不可支,欣喜若狂地叫起来:

“行啦,行啦,既然打到了西北,也就可以打到华北,打到东北,我们可以打回老家去啦!”白山向大伙倡议说:“像咱们一样渴望知道红军长征的人,多得很,咱们把这件新闻翻译成中文,印成传单,散发到全北平城,咋样?”同伴们一致热烈地赞成说:“好!好!”

于达首先自告奋勇去借钢板、铁笔,其余的人有的募捐买纸;有的保证晚上去打开学校眷印室的门印传单。白山动笔把日文新闻译成中文,改写成传单文字。洪燕组织有自行车的人准备散发。当晚,他们就印刷出上千张的传单,通过各个读书会散发了出去。

第二天一早,北平街头巷尾,人们都悄悄地谈论传单上的新闻。这天晚上,白山和洪燕睡得特别香甜。半夜时分,忽然传来一阵猛烈的敲门声。他们惊醒过来,睁眼一看,手电筒的光柱透过窗户照亮了屋里。白山高声问道:“干啥?”“查户口的!”白山和洪燕穿好衣服,下床扭亮电灯,开了门。

戴大沿帽、穿黑制服的警察,鬼鬼祟祟地走进屋来就东张西望。后边跟进来的便衣密探,就像闻腥寻路的野狗,仰着鼻孔直用力吸气,并且诈唬说:“油墨味儿!油墨味儿!搜!”洪燕不觉一怔,心想:“难道装传单的书包蹭上油墨啦?!”另一个警长似的中年警察,察言观色地盯着白山,也许唬说:“就是有油墨味儿,这里一定是共产党的秘密印刷机关!”白山若无其事地说道:“那就请搜查吧!”

警察和密探七手八脚地乱翻起来。白山和洪燕的东西并不多,可也被翻得乱七八糟,满地都是书籍和报纸。翻了半天,一无所获。那个警长打开户口册子看了看,又端详端详白山和洪燕,拿着官腔问:“从哪来的?”“东北。”“来北平干什么?”“谋职业。”

警长无话可问了,正要收兵回去,那个密探突然吼叫说:“这不正是共产党的秘密文件!”

白山和洪燕都禁不住一愣,但也没有表现惊慌失措。白山回头看时,密探举着那张《北支新闻》向警长指指点点。警长也就拿着审问的腔调吓唬白山和洪燕道:“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洪燕只装没有听见,白山理直气壮地反问道:“真是,这有啥可说的?”

警犬似的密探把那张日文报纸高高一举,虚张声势地吓唬道:“有啥可说的?这张报纸是给共产党做宣传的!”警长继续虚张声势诈唬说:

“有物证,你们还能抵赖?”白山轻蔑地笑笑,回答说:“抵赖啥?问日本帝国去吧!”警长认为白山是用大气哈人,气急败坏地叫嚷道:“为什么问日本帝国?就要问你!”白山轻蔑地回答道:“日本人出版的报纸,不问日本人问我有啥用?”

密探和警长本来是想借着这题目进行讹诈,不料白山和洪燕并不惊慌,只好装傻卖呆地给自己下台阶说:“唔,怎么,日本出的报纸?你买日本报纸干什么?难道你还懂得日文吗?”白山大模大样地挺挺胸脯,回答道:“不懂我买它干啥!”

警长一听白山懂日文,又见他满不在乎,以为他是“吃日本饭的”、“沾日本边儿的”。马上神色大变,肃然起敬,耸耸肩谄笑地说道:“那么,先生,我们走啦,真对不起,打扰您休息啦!”警长一挥手,警察和便衣密探们夹着尾巴走了。白山立在门口,从黑影里看着他们走出房东四合院的大门,又气愤又蔑视地骂道:

“真是一伙无耻的奴才!北平还没有完全被日本占领,一听我们懂得日文,就矮了半截子!”洪燕忽然对白山说道:“咱们到西北找红军去,拿着真枪真刀来干一个痛快吧!这种亡国奴、半亡国奴的生活真叫人窝火!明天跟玉琴他们商量商量,把咱们的家当折卖折卖做路费,马上找红军、找党的组织去!”

白山赞成地点点头,说道:“我也考虑到这件事。我有个老同学叫苏志成,他在西安民众教育馆工作,咱们先到西安,在他那儿落落脚,然后再找关系投奔红军。……”

四

白山和洪燕第二天又认真地合计了一番，晚饭后就去东大找到韩玉琴、于达说明了计划。于达没听完就蹦打着要同他们一起去。正巧魏方立也来找玉琴，听白山说要到甘陕一带找红军去，感到有些突然，但是马上意识到白山的政治立场，不便明问，就心照不宣地说道：

“北平各大学也有几个团体要发动一次爱国运动，反对《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号召全国民众行动起来抗日救亡。他们也从外文报纸上知道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正想派人前往联系，看看中共对形势怎么分析，有什么新政策。你们既然要先去，那就太好了，我也给你们说一说。”

白山听了这消息更高兴，嘱托魏方立跟那些爱国团体继续取得联系，还把自己和洪燕住的这间小屋和家具，留给读书会使用。

为了不使敌人注意，夫妻俩改换装束，白山头戴鸭舌帽，身穿蓝布大褂，打扮成教师模样。洪燕把两条大辫子改梳成发髻，身穿“阴丹士林”天蓝色夹袍，肩披古铜色毛线背心，脸蛋红艳艳的，宛如一位新婚的少妇。两人手提着简单的行囊，悄悄地从前门外西车站登上了南下的客车。

平汉铁路沿途各站的墙壁上，到处写着“中日亲善，敦睦邦交”、“攘外必先安内”的大字标语。还有“大学眼药”、“仁丹”、“中将汤”等等的日本卖野药的广告。那个“仁丹”广告画上的人，头戴三角帽，两撇胡子尖翘到脸上，完全是八国联军侵华时代日本侵略军的凶像。

南行的客车在郑州车站停了下来，他俩下车后提着简单的行囊匆匆转上了陇海铁路西行的客车。

陇海铁路上，乘客稀少，车上空的座位很多。但是军用列车一串接一串地往西开，客运列车必须为军用列车让道，客车被甩在道岔上成了“没娘的孩子”。站台上出售的食品早被过路的军队抢购一空，只剩下卖零食的小商贩围着列车叫卖。

西行的客车好不容易有了路签要开车，戴金箍帽的站长突然领着几个带“中央宪兵”袖章的大兵走上车来，鸡猫喊叫地宣布道：“这一列客车已经划归军用，不论什么乘客，一律下去听候换车转运！”

车厢里的旅客哗然大乱，有的质问，有的骂街，宣称决不下车。妇女怀抱里的婴儿吓得哇哇大哭大叫。带“中央宪兵”袖章的大兵用手一按皮带上的驳壳枪，盛气凌人地吼叫说：“军政时期，要防止共匪乘机捣乱！”

这一唬，吓得乘客们都赶快收拾东西下车了。洪燕气得脸色发青。白山担心她控制不住自己说出带情绪的话来，也急忙拉她下了车。

站台上，旅客们悄悄议论：“你没有看见袖章上是‘中央宪兵’几个字吗？”

“那是老蒋的御林军，有先斩后奏的权力，谁惹得起？”

“把华北让给日本，向西北去打共产党！”

白山和洪燕默默地听着群众的议论，对于国民党大量向西北增兵，心里感到沉重。

旅客们在站台上直等到深夜，才开来一列货运敞车，把这批旅客一站一站地往西送。白山和洪燕在车上呆了三天三夜，才到了西安，出了车站，便打听民众教育馆的所在，投奔老同学苏志成去了。

苏志成是当地人，是个教育救国论者，一向很朴素，上大学的时候就成年价穿着土布衣裳、家做鞋、家做袜子，手里提着个旱烟袋，一年四季剃光头，下雪天也光着头出门。同学们劝他戴个帽子，他只笑笑说：“败火！败火！”

他从来不吃荤，可是满脸红润得发光。他个头不高，又粗又壮，眼睛不大，爱用斜眼看人，好像是“睥睨一切”似的。他很喜欢看各种新思潮的书籍，却认为中国教育不普及，一切议论都是